

主講人：藤井省三 × 紀田順一郎

「台灣文學的魅力」紀念講座

日期：2008年6月14日 地點：日本神奈川近代文學館演講廳

節錄翻譯／杉森藍（國立台灣文學館 展示教育組）

整理校對／曾麗蓉（國立台灣文學館 研究典藏組）

邂逅台灣文學

紀田順一郎（以下簡稱「紀」）：藤井教授研究台灣文學已有相當時日了吧。

藤井省三（以下簡稱「藤」）：我開始對台灣文學產生興趣的是從80年代末期開始，大約研究20年左右。

紀：所以是從中國文學開始著手的嗎？

藤：是的。有個偶然機緣，我在東京神保町的書店，買到中國盜版的李昂《殺夫》一書，讀後驚覺台灣竟有世界性的文學，因此受到很大的震撼，於是開始想對台灣文學做全盤瞭解，那是80年代末期之事。

有關台灣電影

紀：最近日本非常關心台灣的動態，像一股先端新潮流，對台灣電影產生相當的興趣。電影《悲情城市》似乎最廣為所知，描寫戰後1945年開始的4年期間，台灣當時的狀況。

藤：沒錯。《悲情城市》也是台灣電影中最早受到世界認知、熟悉的作品。

紀：本館預定於6月28日、29日，在本演講廳播放侯孝賢的《珈琲時光》。這是一部描寫關於現代台灣家庭的作品。我也看了幾部這類台灣電影，像李安的作品《飲食男女》重新又看了一次，覺得其描寫台灣社會變化的部分，有點像小津安二郎60年代電影的氣氛；也就是描述隨著經濟成長，生活開始富裕的家庭，雖然面臨許多難題，但是整體仍表現出陽光的一面。這樣的感覺不得不令人聯想到當時小津安二郎的作品。您覺得呢？

藤：拍攝《悲情城市》、《戀戀風塵》、《珈琲時光》的侯孝賢，受小津的影響很大，尤其

《珈琲時光》是小津誕生一百週年的紀念作品，而且舞台是神保町。電影裡面出現各種鐵道，如首都的地鐵、山手環狀線、新幹線、區域（local）線等等，可說是東京電車故事物語，在此推薦愛書者和鐵道迷一定要看這部作品。外國導演能夠這麼道地、細膩地描寫東京年輕人的生活，光是這一點就令人感佩不已。

另一方面，拍攝《飲食男女》的李安，最近以《色戒》成為話題。他出道當時所追求的主題為所謂的外省人——戰後從中國大陸逃到台灣的人及其子孫，即外省人第一代和第二代如何在台灣、美國求生活的訴求。如《喜宴》描寫在美國的外省人第二代年輕人和第一代雙親之間的對立與和解；《飲食男女》也是描寫從中國大陸到台灣的名廚師和三個女兒的對立與和解。這些作品皆以描寫戰後歷經50年，從中國大陸跟著國民黨政權一起逃來台灣的外省人，他們如何扎根於台灣社會，或者如何到海外摸索新生涯等話題。

紀：可以說是以台灣電影特有的觀點，加上台灣獨特的手法來描寫的吧。

藤：對。從語言上看，李安導演的電影使用流利的北京話，但是有時候出現所謂的本省人——即從戰前就住在台灣的人及其子孫，偶而會跳出來講幾句台灣話，製造一種異化效果，告訴觀眾這是從中國大陸逃來的外省人及其後代子孫的故事。

台灣作家收錄於日本國民辭典《廣辭苑》

紀：《廣辭苑》第6版（2007年12月發行）新增了

台湾文学館の魅力
その多彩な世界



台灣的11位作家辭條：瓊瑤、周金波、張文環、鄭清文、白先勇、楊逵、賴和、李喬、李昂、龍瑛宗、劉吶鷗。聽說您參與了挑選詞條的工作。《廣辭苑》於1955年發行第1版，但卻是在53年後才第一次採用台灣作家，我想這是劃時代的事。

藤：日本從1970年代開始研究介紹台灣文學，最近增加文學的翻譯作品，也陸續出版日治時期日語作品的復刻版。日本對台灣文學的關心，隨著時間增長而擴大。岩波書店《廣辭苑》編輯小組特別企劃了台灣文學的新辭條。我與編輯小組初期討論的階段，雖然提出了幾十個辭條，而新版《廣辭苑》的新增辭條約一萬條，因此台灣文學相關的候補辭條也被一刪再刪，最後才敲定這11位作家。與中國文學、歐美文學比起來，台灣文學的數量還是很少，但是藉由所謂國民辭典《廣辭苑》納入台灣文學家，可以說是台灣文學在日本受到了認知肯定。

日譯本的出版現況

紀：李昂的《殺夫》出版於1983年，以年齡計算是31歲所寫，與其他的台灣女作家一樣，早熟，從年輕時就開始寫作。此作內容猛烈、廣受矚目。您的翻譯本在93年出版，與原著出版時間相隔了10年之久，是否日文翻譯上有什麼難題嗎？

藤：是的，譬如男主角陳江水的綽號是「殺豬陳」，日文翻譯成「豚殺しの陳」。若考慮日本社會對屠宰業留有的偏見，針對這類如歧視用語等問題的小說翻譯作品，出版社是會謹慎評估的。記得在1992年4月，由林文

月教授策劃，在台北召開有關翻譯文學的座談會上，有兩家出版社業者參加，會中我介紹李昂給日本出版社編輯認識。在我離席時，由東京外國語大學專研中國甘蔗的澳洲籍Daniles教授幫忙口譯。也許加上其精闢口譯，編輯很快地被李昂的個性、文學家氣質所吸引，並提出要出版李昂的作品，即使被誤解為有歧視之書而打官司也在所不惜，同時請藤井教授陪同出庭。所以《殺夫》可說是翻譯家和編輯相約出庭覺悟後才出版的書。

紀：日本在這方面比較麻煩。再來談另一作家李喬。其必舉之作《寒夜》，從日本統治時代到國民黨時代全都納入書寫，但主要重點置於日本統治時代。《寒夜》原著共有三部，這本簡約版譯本，是將原文縮減了的嗎？

藤：是的。是李喬親自創作的簡約版，並不是譯者廣島大學三木直大教授擅自省略的。在美國出版的《寒夜》英文版也是同此版本。我希望能盡快讀完原三部長作。不過，閱讀簡譯版也能感受到作為歷史小說家、大河小說家李喬之實力。

中文圈裡的村上春樹

紀：談到中文圈與日本之間的關係上，現在有很多人提出與村上春樹相關的事。若把它作為一個關鍵詞，可否請教您村上春樹與台灣文學的關係？「非常村上」是很有趣的說法，算是村上熱潮的意思吧。您去年還發表了《村上春樹裡的中國》。

藤：目前世界上有幾十個國家譯有村上春樹的作品。而第一個翻譯村上作品的是台灣。由

台灣文學館的魅力

その多彩な世界



藤井省三，1952年生。日本東京大學文學博士。現任東京大學文學部中國語文學系，專研現代中國文學。主要著作有：《村上春樹心底的中國》、《愛羅先珂的都市物語——1920年代東京、上海、北京》、《中國文學這一百年》、《魯迅「故鄉」的讀書史》等。翻譯著作有：李昂《自傳的小說》、莫言《莫言短篇集》、李昂《殺夫》、《現代中國短篇集》、施叔青《維多利亞俱樂部》等。

賴明珠在1985年，翻譯短篇小說，並組成村上小特集，這是世界上最初的村上春樹外文翻譯。由於版權等問題，目前中文圈裡的《挪威的森林》、《舞舞舞》、《尋羊冒險記》有分中國版、香港版、台灣版三種翻譯版本在流通。到了1994年，台北的時報出版從村上春樹事務所取得繁體中文版權，2000年，中國的出版社取得漢字中國版的版權。如此背景下，現在村上作品之中文譯本，分有台灣版、中國版兩種版本在發行。比較這三種或兩種翻譯版本，各版本的文體大異其趣。翻譯是把外文移轉到自己國家語言之表現行為，當然在這過程當中會產生各種變化。翻譯理論上，大致分為兩種：一種是domestication（本土化），另一種是foreignization（陌生化）。所謂domestication在地化，例如將村上春樹台灣化，或者中國化；而foreignization是透過村上春樹的翻譯，將中文日文化，或者將中國價值觀、台灣價值觀、世界觀，化為村上觀（化）、日本觀（化）。中國的村上翻譯作品，很強烈地傾向domestication（中國化），把村上單純簡樸的文章改寫成重重修飾的濃厚文體。相對地，台灣的賴明珠因愛好村上文學，極其渴望將村上春樹的世界，零誤差地傳達給讀者，所以大膽嘗試直譯方式。因此在文法上有牽強之處，或直接引用日語的漢字語詞。例如在奧姆（oumu）真理教原信徒的採訪

文集裡，把《約束された場所で》一句，譯成「約束の場所」。雖然古典中文「約束」一詞確實有promise約定的意思，但是現代中文已沒有約定的意思，而是拘束、束縛的意思。將原信徒採訪文集譯成「拘束の場所、束縛の場所」恐怕不妥，因此在台灣受到了議論。但是，賴明珠堅持古典中文既有約定之意，則儘量保留村上原來詞彙。若是新手譯者如此直譯，一定受批，不過像賴明珠之大翻譯家，經過慎重檢討後，大膽地直譯，在台灣、香港、新加坡的村上迷，或者其實是「賴譯型」村上文學迷，好像幾乎都能夠接受。

在台灣廣泛接受這樣的過度直譯文體，是否意味著以賴明珠為首的台灣讀者，對村上文學深深的情感，更是對日本文化的親近感。

村上文學的中文翻譯市場，以《挪威的森林》為首推算200萬部計算，其他各作品發行星可從10萬到100萬部以上。雖然林少華的簡體字版獨占中國市場，但是賴明珠的版本在台灣、香港有壓倒性的支持度。新加坡在公共教育、報紙方面採用簡體字，但繁體字版賴明珠的版本還是獨占鰲頭。村上文學的中譯問題，是偏重domestication（本土化），或傾向foreignization（陌生化），與各國或地域之文化有密切的關係。

紀田順一郎，1935年生於日本橫濱市。慶應義塾大學經濟學部畢業。現任日本神奈川近代文學館館長，研究領域為思想史、社會史、出版研究、書誌學。主要著作包括《東京下層階級》、《開國精神》、《日本的書籍》、《世界的書籍》、《舊書街漫步》、《知之工匠們》、《將生涯作為賭注的一本書》、《日本語大博物館》，以及《順田一郎著作集》，並且創作《舊書店偵探事件簿》、《第三閱覽室》等推理小說。



台灣文學的特色

紀：拜讀您的著作和編著，追溯歷史的脈絡，令人感受到台灣的高度殖民（Hyper-Colonial）下，也就是過剩的殖民地狀況當中，反而把它當成跳板動力，從結果而論，產生了奇特文學之張力。以最近的情況來看，隨著經濟的高度成長，漸漸形成一種文化上的勢力，或可稱作為台灣意識之形成吧。過去台灣文學作為中國文學之一環，或者作為世界文學，感覺上似乎缺少了一點特徵，但是現在所受的印象是稱為台灣文學的意識之形成、出現。您認為呢？

藤：將豐饒的台灣文學特色，強用一詞作形容的話，或可稱具有creole性、混雜性。在中國雜種是負面、廉價之物。不過其實中國文明本身就是雜種文明，攝取廣大地域的各種不同文化而形成。台灣原先就有南島系文化，到17世紀荷蘭人、西班牙人將台灣島的一部分殖民地化。另外，漢族也大量移民到台灣，開發農業、森林。接下來從1895年開始的51年，日本進行殖民統治，算是完成了近代化、產業化社會之時，在戰後因國民黨政權滲入，藉由軍事獨裁體制的實施而中國化。由於台灣人不屈不撓的抵抗，於80年代之後得以進展民主化，已建立起「立足台灣、台灣立場的台灣」之民主体制。從原住民、荷蘭西班牙的殖民主義、明清傳統王朝體制、日本帝國主義、國民黨獨裁體制等，各

式各樣的文化要素注入台灣。戰後一直受到強烈的美國文化影響，而東南亞的華僑、新加坡、馬來西亞的華人也大量至台灣留學，成為作家、電影導演，使台灣文化更加多元化、活化。

台灣人希望認定這種多樣文化的混合體為台灣文學、台灣文化。本來在中國價值觀為負面的“雜種”，現在台灣人反倒主張，具有creole性、混雜性才是自己值得驕傲的獨特文化，期待在世界舞台上發揮台灣獨有特性。

紀：原來如此。台灣文學以過去近代100年的艱難時代為基礎，其鍛鍊的結果是開出多彩多姿的花朵。台灣作家雖然各自往不同方向發展，但是令人感覺其中有整合性的共同意識或價值觀。反觀現在的日本小說，似乎正是欠缺這樣的感覺、意識，四分五裂各自寫不相通的東西。最後在此介紹李喬《孤燈》的後記作為結束：「富足美麗的臺灣島，它三百多年的歷史卻是先民們血淚灌溉而成的；今後更有艱鉅但必然是光明的前途等待我們後代子孫來開創。但寧願享盡安樂富裕的我們以及後代子孫，能夠愛它、護它。這是筆者的心願並祈望於全體同胞的；也正是苦寫這一系列小說的存心所在。」這段話深深打動我心，此作品雖然具有多種傾向，但是表達出台灣人一種精神，也是台灣作家們走向共通前途之最根本的精神。✎